

古驿悲歌

宋建中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献 给

维护社会治安和法律尊严的公安司法干警们！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作者——

目 录

上篇

1	石局长出征	(1)
2	回首往事	(10)
3	打开缺口	(21)
4	淫片进城了	(27)
5	无法结案	(33)
6	街头对话	(42)
7	黑夜赴省城	(49)
8	两个会议	(55)
9	子夜突袭	(63)
10	他是嫖客	(73)
11	沉闷的家宴	(80)
12	你要提防着他	(88)
13	捕主犯受阻	(94)
14	出现小字报	(103)
15	补网	(116)
16	省城舌战	(124)
17	挚友夜访	(132)
18	戴院长上阵	(139)
19	被告闹公堂	(147)

20	三长踢“球”.....	(156)
21	火急调班子.....	(164)
22	上官峰传令.....	(170)
23	醉酒论法权.....	(177)

下篇

24	改判之谜.....	(185)
25	新的较量.....	(193)
26	靓女谍影.....	(200)
27	他跳出来了.....	(207)
28	投不出的诉状.....	(213)
29	党委会没有结束.....	(222)
30	曲院长用权.....	(230)
31	追踪“卷毛”人.....	(239)
32	养活你八年.....	(246)
33	这也是生活.....	(254)
34	“2·5”爆炸.....	(261)
35	在东进列车上.....	(270)

上 篇

1 石局长出征

大清早，古驿市公安局局长石工，匆匆吃罢早饭，提起那个枣红色的鼓囊囊的公文包去上班。他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不安。昨晚，他风尘仆仆地刚从省城开会赶回来，本局治安科的赵科长就迫不及待地追到家里来，赵科长的汇报叫他一夜无法安眠，辗转反侧地想了许许多多。

今日上班，石工是步行的。

从石工家到公安局只有六站路程，平时他都是搭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上班。为此，比他大二三岁的局办公室曹主任感到心神不安，好似亏待了自己的局长，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要派专车接送，每次提起，石工总是淡淡一笑，轻轻摇手：

“车紧张，没有必要，我们不能跟其它局攀比。我们得保证办案用车。”

早晨的太阳，像个被囚禁一冬刚获释的少女，在地平线上挥扬着金色的绸帛，手舞足蹈，活活泼泼地跳跃着。一冬的积雪溶化了，垃圾清除了，街道干干净净。街心花园里，刚刚萌发起的花草，含羞似地探头探脑地鼓张着紫红色的肥芽，一字儿列开的嫩小的松树，脱掉了枯黄的旧衣换上了翠绿的新装，生

机盎然。

东风送暖，春天大步地走来了。

石工迈着急促的脚步，走在行人稀少的人行道上，流星般地勇往直前，朝霞披在身上，灿烂而明朗。可是，在石工的脑海里，盘根错节的思绪却浮浮沉沉，让他无心留意这美好的早晨。

办公室里，石工专心致志，奋笔疾书，起草着贯彻这次省城“扫黄打丑”会议精神的文件。

“铃铃——”

猝然，电话铃急骤地叫起来。石工停下笔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听筒。

“喂，石工，你来一趟。”

这是一个他十分熟悉的黄土高坡上那种粗犷而亲切的声音——古驿市政法委书记江岩在找他。

江书记是石局长的老领导了。

1955年秋，石工参加支边学生大队，从黄河之畔来到天山脚下，就在江岩的手下工作。数十年来，他们之间有脊上下级的亲密关系，更有一层深厚的师徒之情，历经“文革”洗礼后他们又成为莫逆之交。

1983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一项特别决定，将一批重罪犯调入新疆改造，因此，古驿市所辖的农业垦区里，要安置北京、上海、山东、辽宁、湖北、四川等省市在“严打”战役中判以重刑的数千名犯人进行劳动改造，这个历史性的重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市政法委书记江岩的肩膀上。这时，他十万火急地调回了老部下石工，担任古驿市公安局局长。

石工又回到了古驿。

在欢迎宴会上，江岩紧紧握着石工的手，激情满怀地说：“你当公安局长，市委就十分地放心啦！我们就怕社会治安不稳，内地调犯出乱子，不好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交待……”

当时，对石工就任公安局长，古驿人褒贬不一，议论纷纷，最使石工感到刻薄的恐怕要数这一句：

“哟，人家石工的后台强硬，关系网深厚，日后必然会——
喏，要不他不在繁华的省城当处长，何苦要跑到这个地方来哩？”

这话，叫石工怎么回答好呢？他默默不做声，暗自发誓，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让事实说话，请时间做证。

江岩的办公室，在古驿市机关办公大楼的二楼。

石工急忙奔去。

走廊上，石工遇见了赵科长。

赵科长耷拉着头，眼睛盯着脚尖地走过来，与石工擦肩而过，连个招呼也没打，还吸泣着。

石工心里很奇怪，蓦地明白过来，他停住脚步，回转身喊了一声：“赵科长——”岂料，赵科长头也不回，急急地小跑着下楼去了。

石工站在走廊上凝望着楼梯口，足有一分钟，然后忐忑不安地走进江书记的办公室。

办公桌前，江岩森严地端坐着，喘着粗气，四四方方的大脸盘上，肌肉紧绷着，像一尊泥塑的罗汉，冷漠而吓人。石工多年不见老领导的这般模样了，不由地心里“格登”一惊，脚跟还没有站稳，江岩就拍案而起。劈头盖脑地冲着石工，吼起来：

“一个科长，下去六七天，连个淫秽录像的片名都没有查出来，竟然跑回来过礼拜！这样的工作作风，还破什么案呀！嘿，不是我在路上碰到他，他还不来向我汇报！”

石工一句也不申辩，长期在江岩手下工作，他已经习惯了，也完全接受和全部继承了这位老领导的逻辑思维：“千条理由万条理由，破不了案就没有任何理由。”你要博得江岩的赏识，你就得把他交办的案件迅速地查清。石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为赵科长申辩是没有用的！

稍停，江岩深深吸了一口气，又呼啸着长长吐出来，怒气冲冲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本杂志，用力砸在办公桌上，声色俱厉地对石工说：

“你看看，写的是什么东西？”几个‘黑漩涡’，都围绕在古驿市周围的公路沿线……我们上书啦！臭名远扬啦！我们还能坐得住吗？……臭娘的，这种嫖娼卖淫的玩艺儿，记者还去采访，津津有味地写，印成书发行……妈的，我看那小店老板娘、嫖客、娼妓、记者和他写的淫秽文章，统统是一丘之貉，肮脏下流！”

这是某出版社出版的一份通俗读物，封面上印着怪模怪样花里胡哨的半裸体女人像，有着强烈的性刺激和性诱惑作用。石工在省城开会期间，在街道的书摊上曾经浏览过这本杂志。开卷首篇，是中国西部公路沿线采访纪实，显赫的标题是《黑漩涡探密记》。

文中，记述农场的几名少女，不惜以青春的肉体 and 不断沉沦的人生为代价，与腰缠万贯的驾驶员、购销员、小摊贩主……种种的嫖客们。

——在低矮昏暗的小店里那散发着汗臭和腥臊的床铺上……

——在戈壁滩冰凉坚硬的土地上，在河滩、渠沟、草丛、树林里……

——在蜗牛壳似的窝憋狭窄的驾驶室里……

总而言之，在各种各样能够开展动作的肮脏昏暗的地方，蹂躏着命运滚动着肉团团幻做着金钱梦，编织着一个一个形形色色的淫乱晦盗的故事——

江岩吼完了，黑着脸靠在了椅背上。

“根据省城的这次会议精神，‘扫黄打丑’要一齐抓，开展专项斗争。我正起草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文件。”此时，石工才开口说话。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为赵科长申辩一番。“省城会议还没有结束，赵科长看到那本杂志上的纪实报导，就先动起来，组织人员对围绕我市的几个“黑漩涡”，进行了一次大清查……”

昨晚，赵科长汇报的就是这件事。在公路沿线的几个地段——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披露过的以社会治安混乱闻名的“自流村”、“三角地”、“香港坡”、“野鸭岭”、“老兵站”上的“黑漩涡”，他们进行了大清查。当夜，抓获嫖娼卖淫者9男7女。

审讯时，赵科长发现其中三个女孩子来自农场的老军垦之家。他们年仅十六七岁，家无长兄，父母发病，弟妹上学，在队上承包土地老实巴交干一年，年终财务一决算，是个“倒挂户”，反欠公家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债务，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活，无可奈何地被迫出走，流落社会……

听着赵科长的汇报，石工心里十分难受，翻绞着疼痛，后来，连眼圈也红了。

“这三个被色狼吞噬着的女孩子，有罪过吗？她们是心甘情愿地沉沦和堕落的吗？有良知的人们，应该像当年鲁迅那样向社会呐喊救救孩子！”

石工把赵科长汇报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向江岩汇报，话未说完，江岩不无恼火地批评石工说：

“这一伙嫖娼卖淫的男女和小店老板娘，全是一路货色。你说的农场那3个女的，我看与她们家庭的‘倒挂户’毫无关系。你这个公安局长呀怎么对流氓和娼妓也同情和怜悯起来？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打击这种丑恶现象。对那三个小娼妓，也必须从严惩治，重重地罚款……”

石工面对着江岩站立着，耐心地聆听着。江岩四方脸盘上的肌肉渐渐地松弛下来，大厚嘴唇里露出一丝儿粲笑的牙齿，好似长辈的谆谆教导，又像是自我感慨，他一字一顿地说：

“淫秽物品是文化垃圾，精神毒品，社会安定的大公害。其中，那淫秽录像最容易诱发青少年性犯罪，是杀人不见血的子弹和砒霜，是毒蛇……。你想想，市中级人民法院前天判决的3名少年杀人犯，哪一个不是因阅读和观看淫秽物品，中毒受刺激的太深，才走上强奸杀人的犯罪道路！血淋淋的现实，活生生的教材，怎么不令人怵目惊心啊！”

是的，

——那个目光滞呆，哭肿了双眼的孩子，只有15岁，你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只会流泪，抽泣，恸哭……有时只会哑然傻笑，翻白眼。

就是他，趁父母不在之际，像饿狼般猛烈地扑在13岁的胞妹身上……他强奸了她！他杀害了她！又将她的尸体掩埋在了后院菜地里……

这个嫩嫩的后生如一株正在发育成长的小树，可惜扭曲了，枯萎了。

——那个矮墩儿，有着钢蛋般的身躯，仍不以为然地在高墙深院里跑来跑去，被判刑时是个才刚满16周岁的孩子。

就是他，一日晚饭后，手持匕首，潜伏在一个年轻寡妇的家里，夜半，趁寡妇赤身下床在盆里解小便之机，魔鬼似的从

床下窜出来，掐住她的脖子按倒在地像铁钳一般地不松手，千钧重量压在这位弱女子身上动作起来……奸后，在寡妇拼命呼喊时，他便咬紧牙关横了心，用匕首杀人后潜逃……

可怜一个年轻的寡妇，一命呜呼，抛下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

——那个登在省报上的《团结桥下沉尸案》主犯，判刑时还不到16岁。

就是他，用糖果将痴呆的少数民族少女骗至母亲开的商店里，诱奸后将其勒死，又伙同母亲将尸体沉入团结桥下。

案发后，被害人的父母抬着尸体，数百名老乡跟随着游行，强烈地要求公安机关破案……

这三名少年杀人犯，都是辍学后在社会上流浪的孩子，相识后结为“小哥儿”“铁兄弟”，你偷我摸。后来，他们先是迷上武打片和枪战片，继而在灰色读物中寻找性刺激描写，继而暗地里寻觅到淫秽书，捧着《少女春韵》、《少女之心》、《神女桃花》、《妓女性生活》等淫书，爱不释手地阅读，背诵淫乱情节，津津有味地谈论，同性间摹拟，愈来愈烈的着魔了。

一日，那个奸杀胞妹的少年，在家里无意中发现了他开大车的哥哥的“秘密”——一人偷看淫秽录像。趁家中无人的空隙，他邀请来那两个“铁兄弟”，神秘地取出他哥哥隐藏的淫秽录像带，就这样他们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地偷看淫秽录像。

那男男女女，光身赤条的姿态，神秘奇异的动作，野兽般乱伦的情节，刺激着这3颗幼嫩的心，性骚动如一匹无羁的野马奔腾起来，人性萎缩，兽性肆虐，他们决心闯禁区吃“禁果”。

3颗稚嫩的小苗被淫秽录像、黄色书刊毒蚀了，畸变了！

石工，听了江岩的批评后，对“扫黄打丑”的重大意义和本

地区黄害泛滥造成的灾害,仿佛有了更深的认识。

石工把双臂交叠在胸前,站着一动不动。

江岩离开座位,点燃起一支香烟,不停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方步,烟雾飘过石工的头顶,呛得他嗓子里痒痒的,但他忍住了咳嗽。好太一阵子,江岩又开口了,他举臂挥动着有力的拳头,不时地在空间敲击着,似乎要把房间里的大片空气敲个粉碎。

“淫秽物品就是黄色鸦片,淫秽录像的毒性更烈。一个一个的淫秽镜头,如是一针一针的海洛因,注入肌体,侵蚀骨髓,不中毒犯罪才怪哩!领导干部观看淫秽录像,一样地如同吸食鸦片烟,一沾即染,一染上瘾,没有不腐败堕落的……不查办还了得吗?”

石工站着,静听着,等待着自己老领导的工作指示。

话到这时,江岩猛然挥动手臂做出短促奋力的手势,加重地语气说:

“对肖局长在西戈壁劳改支队观看淫秽录像的线索,要作为一起必须立案的重大案件,一查到底!”

刚才,赵科长挨剋,就是为双河流域管理局肖局长的这件事。石工到省城开会走后,古驿市政法委办公室的曲主任,口头向江书记反映了肖局长在劳改支队观看淫秽录像的事,江岩亲自交赵科长查办这一起案件。

赵科长赶赴西戈壁,劳改支队的领导全都躲开了,不与赵科长碰面,询问管教干警们,个个都是一问三摇头,说:“不知道。”无奈,赵科长返回来询问曲主任:“举报肖局长观看淫秽录像的线索是怎样来的?”曲主任狡黠地一笑,说:“你们公安去侦察呗!”来个无可奉告。

赵科长是个直性子的老实人,没有曲主任肚子里那么多

的弯弯曲曲，只好先放下。回来以后，他就组织人员出击，打击公路沿线嫖娼卖淫的犯罪活动。大清查“黑漩涡”了。

昨晚汇报后，憨厚的赵科长直楞楞地问：

“石局长，调查肖局长的事，我该怎么办呀？”

石工鹰隼般的犀利目光，好一阵凝视着赵科长一副苦楚的面孔，半天在心里想：“这类的一般治安案件，不同于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的暴力案件，在时间上要求紧迫，必须快速反映，快速出击，抓住战机，始能破案。”因此，石工安抚似的对赵科长说：

“这件事你不要着急，待我给江书记汇报这次会议精神时，顺便提提。现可暂且放一放，待全市开展‘扫黄打丑’专项斗争时，在整个部署中列为一条线索来查证。”

石工没有料到，江岩对肖局长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追得这么急！竟下令立案为一起重大案件侦查！

倏地，江岩伸出五指并拢的手掌，犹如一把锋利刀直向石工胸脯切来——石工太熟悉自己老领导的这么个动作。江书记要下达命令了——这命令具有不容抗拒的威慑力，因此，石工便不等他开口，一挺胸膛，昂起头，斩钉截铁地说：

“我亲自率员去侦查，不破案决不收兵！”

2 回首往事

时令已是5月，阴阴森森了三日的天，突然来了一场雨加雪，但是，次日骤然放晴又热起来。

凌晨的旷野，犹如刚刚揭开盖的蒸笼，弥漫着浓浓的银灰色的烟雾，那烟雾后面，到处是潺潺的流水声。

一辆尼桑警车，载着石工与赵科长，像一只灵巧的海燕，在茫茫瀚海里穿行，流星般地滑翔在312国道上，方向西。

车椅上石工端正地坐着，深深地思索着，怎样才能迅速地查明情况，结束案件，也好叫江岩如同当年一样地喜悦地夸奖一二句。随之，他感叹不已地想：

“我的老领导还是当年的那个性格，从严治警，严格管理，对工作一丝不苟，几十年了一点也没有改变啊！”

车行如飞，石工不时探头窗外，想透过五里迷雾，观察点什么？但是，他什么也看不清，望不远，仿佛眼前是个扑朔迷离的世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潜意识猝然流露，石工自然地吟咏了一句屈原的诗。刹那间，往日的旧事，如潮水般地从心底涌上来，一幕一幕话剧，在石工脑壳剧场里开演了。

记得，那是1963年的初秋，石工刚从省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回来，科长江岩就派他一人走出现场办案。

死者，是新野地牧场的牧羊标兵，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

大清早，这位标兵赶着羊群出圈放牧，夜晚人与羊全未归。翌日下午，在下游河边的红柳丛中，发现了他的尸体。一群羊散落在河滩上，仅仅缺少一只羔羊。

据报称，尸体的头部和上身有明显的生前伤痕，推断系“反革命谋杀”。当时，所说的反革命分子，是指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刑送新疆改造的犯人。滩里有个劳改队，犯人可单独赶着羊群放牧。

东方刚一露亮，石工骑上自行车，驮着苏制勘查箱，带着水壶，馍馍和萝卜干咸菜，就上路了。

这是120多公里的路程哟！

黄昏时分到了双河渡口，石工脱掉衣裳，扛起车子，涉水过河。

夹河滩，是个原始树林，杂生着高高的胡杨，疮痍满身的榆树，枝杆错乱叶子茂密的沙枣。树距间是一丛一丛的骆驼刺，铃铛刺、红柳、野玫瑰，碱棵，还有叫不上名子的野藤，簇拥攀缠着这些树。没有大路，曲曲折折弯弯的羊肠小道，纵横交织。

石工，不时对照着江科长给画的路线图，索图探路，艰难地前进着。额头前蚊虫追随，团团嗡嗡嗡嗡，直向眼鼻嘴里飞，他不得不一手操车，一手用树枝抽打，不时停车拍死盯在面颊和后脖上的蚊子。河滩深处的地面泛碱，自行车只好骑一段推一段，遇到水洼路面还要扛一段，石工累得汗水淋漓，上气不接下气，仍不见寻觅的羊群驻地。

石工迷路了。

太阳西沉，暮色四合，天渐渐黑了。

石工听人讲，夜里河滩丛林中，豺狼一群三五只，轮番地围着羊圈叫，有时与牧羊犬搏斗，竟然咬死牧羊犬。他越想心里越恐惧，不觉毛骨悚然，焦急地叫道：

“这一夜怎么熬过去呀！”

石工壮着胆量将自行车靠在一株粗大的榆树上，脱掉衣衫，光着脊梁，伏在车垫上喘气和歇凉。一只野鸡在树梢头啼叫，月牙儿好似大姑娘的眼睛，羞恹的柔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窥视着这个膘悍的小伙子。

好一幅幽静的河滩秋夜的风光画。

须臾，石工身上汗落后，感到了寒气，而且脊背和脸面，被毒蚊叮得又痛又痒，他不得不穿上衣衫。他解掉自行车上捆绑勘查箱的绳子，掂在手里爬上老榆树，站在粗粗的杈子上，可眼前是灰蒙蒙静悄悄的一片，还是没发现什么，无奈，石工又开双腿，骑在树杈子间，将自己捆绑在树杆上，脖颈歪着，胳膊搂抱着树身，不一会儿就困乏地睡着了。

果然，深夜时分来了三只狼，啃着树皮嗥叫，树上的石工，被惊醒后低头一看，一只只阴冷的绿莹莹的狼眼，就像一盏盏叫人惊魂落魄的鬼灯射向他，吓得他心惊肉跳，四肢瘫软要不是被绳子捆绑着，险些就摔下来了。

天亮后，灶烟升起来了，石工找到了目的地。

尸体腐败呈巨人观，呲牙咧嘴，肿胀如鼓，七窍流血，生满白蛆，腐臭味直向鼻嘴里钻。石工第一次见这种尸体，恶心得要吐，但他还是忍耐了，顶住了。他用水冲洗了尸体，运用在学校时学习的法医知识，对尸体各个部位进行检验。最后，确认尸体的头部、面部、胸部和背部的伤痕，系生前表皮擦伤，不致人命，推断为溺死。

双河流经新野地，已进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不要说河床

里没有石头，就是新野地有黄豆大的一粒石子，用老军垦战士的话来说，“也是进口的”——从百里外拉进来的。

死者的伤痕如何形成？

石工与派出所民警，沿着河岸，追踪羊蹄印和粪蛋，结果，在打捞尸体处上游不远处的岸边，发现一只被淹死的羔羊。

河水暴涨过后，水色仍混浊不清。

石工脱去衣裤，跳在河水里探深浅，水深刚过小腿肚，走着走着“噗通”一声，跌进潭坑里，水淹过头部还未探到底。他急忙游出水面爬上岸。

派出所长劝阻他不要冒险，石工执意地说：“我会潜水，淹不死的。”他一个猛子又扎进潭坑，抓了一把沙枣叶上来，河底隐着一棵沙枣树。石工一个猛子又一个猛子扎下去，围着沙枣树搜索捉上来一件衣服，这正是牧羊标兵平时穿的那件褪了色的黄军衣……

这位牧羊标兵为抢救跌进潭坑的小羊，因用力过猛钻进河底沙枣树里，衣服缠挂在树枝上脱不开而溺死的……

江科长仔细审查了调查报告，高兴地对石工说：“你的调查报告，材料齐全，证据充足，推断合理，结论正确——他是溺死的。”

查清了此案后，江科长私下对郑局长说：

“我说么，这小伙子是棵好苗子，学习回来更有出息了。”

“那你就重点培养他。”

郑局长也很赏识石工。

浓密的雾，像一挂瓦灰色的帘幕，阻挡视线，尼桑警车如爬行，但石工的思绪，异常的活跃。

石工，他不会打球，不会下棋，不会打麻将，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甚至也不会打扑克。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钻研业